

雨点敲打着窗户，低云横冲直撞，风发出凌厉的尖叫，风铃不停地鸣响，台风刮了两天，灰蒙蒙的天，出不去，只好拿起书勉力地阅读，已老眼昏花。《明报月刊》是爱读的刊物，每期有林青霞秀丽的文字，写得总是这样不慌不忙……读啊读啊，一篇黄晓丹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这是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引起了我诸多共鸣。

我正在为自己寻觅身

后的墓地，我不是唯心主义者，辛苦了一生，做完了一件又一件事，爬过了一座又一座山，实在也很累了，肌体也衰老了，是该为自己找一个安息之地了，可以舒适地躺在大自然怀抱里休息了……黄晓丹的文章说：“这不是死亡，只是换了一种生命的形式，你将与山川一样永恒。”死亡是个沉重的话题，似乎是件不吉祥的事情，但它是不可回避的事，有生必有死，古代帝

勇敢面对

章念驰

王也说：“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关键是怎么直面死亡，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坦坦荡荡赴死，才是完美的人生。当人往生之后，肉体被火化，而灵魂从烟窗中飞往天际，当骨灰埋入土中，但生命还是生生不息的，当追悼会举行完毕，人们会去吃“豆腐饭”，依然会相互寒暄谈笑，人们会走出悲哀，会继续唱歌喝酒……会继续活下去。在你安息的墓地，草虫依然，游人川流，这就是生命！也就是生死。

我的好友赵丽宏先生是著名诗人，诗作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我感到他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直面人生中最敏感话题——生死。他不是表达风花雪月，而是表达疼痛，表达哀伤，表达人类命运中重大问题的思考……活着面对死亡，死亡激励活着。他的两本诗集《疼痛》与《变形》，都是这样的思考，他的长诗《在天堂的门口》等，都不回避人生中最不敢正视的话题，读这样的作品有一种深沉感，可以激起内心情感的激荡。

黄晓丹的作品引用了历史上许多人物的生死观。帝王权贵大都醉生梦死，以及时行乐来麻醉自

己；有人则用宗教麻痹自己，不断自我救赎以求永生；有人用吃喝玩乐来逃避，或筑起一个富丽堂皇的堡垒来躲避……结果终究逃脱不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逃脱不了“空悲昔人有”，不知自己的屋成了他家厅堂，“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追求的好，也都成了“了”。当我们面对死亡，面对最后时光时，可以“抖掉我身上的枝条和花朵，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悟出人生的真理。所以作者取名《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而我这个年龄正好是可以读懂这个道理而产生共鸣的。

我们应勇敢面对死亡，建立起正确的生死观。视死如视生，视生如视死。论死亡，这不是不吉利，不是应该讳言，不是应该逃避的。相反我们应建立正确的“往生观”、“安息观”。生得堂堂正正，快快乐乐，走得安安逸逸，体体面面，活着是为别人活得好，死了还是为活着的人活得好。给亡者尊严，就是给活人尊严。要建立临终关怀制度、殡葬文明制度、墓园优美制度，不能在这些方面去掠夺人的最后一分钱。这要作为文明国家制度建设来对待。

我不赞成厚葬，除了传统土葬，还应提倡海葬、树葬……我最不喜欢石头

森林般的新里弄式墓葬，人们死后依然挤在水泥森林中。我喜爱在山坡上盖上一块石板，上面刻“一个过客xxx”，我祖父墓也只有“章太炎之墓”五个大字，不需要更多介绍，也不需要后人时时来祭扫。

一个人想好怎么生，想好怎么死，是必须的，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很多人不敢面对死亡，对身后事一无交待，即使病得很重，总幻想可以继续活着，而不敢去想死亡，这是很懦弱的。古人比我们更敢直面死亡，他们是重视“丧葬”的，在《丧礼》中就建立了一整套“丧礼制”，成为人的行为的规范，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一个国家要崛起，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文化文明复兴。还是要讲一点“礼、义、廉、耻”，讲一点“忠、孝”。我们要勇敢承担起建立新时代“生死观”的开路先锋！只有想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活得明白、踏实、长久！

风渐渐平息了下来，雨渐渐停息了下来，一切又会回归常态，如同生命，有生有死，生生不息，面对风雨而思考的生死观，也许不应该成为沉重话题，也不应成为多余的话题！

非常开心地阅读了我的老朋友刘海栖的一本新书《风雷顶》。这本书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编的名字叫《风过乡野》，下编叫《雷鸣岁月》。

我想用五个关键词，来判断这本书。一、父辈。这是一部向父辈与艰苦岁月致敬的书。二、风俗。这是一部兼具家族史与风俗史意义的书。三、真实。这是一本非常真实、真诚、真切、朴素的书。四、童年。这是一本中国式童年历史性书写的书。五、纪实。这是一本伪装成长篇小说的纪实风格的作品。

《风雷顶》是一本向父辈致敬的书。在近年海栖的文学创造中，这是他一个另类的文本。因为这次写的是他父亲的童年。父辈的童年，主角自然是父亲，但作者不断穿插其中，充当了一个穿越历史、将历史与现实无障碍连接的穿针引线人的角色。这里面，有非常精巧的叙述技巧和人称变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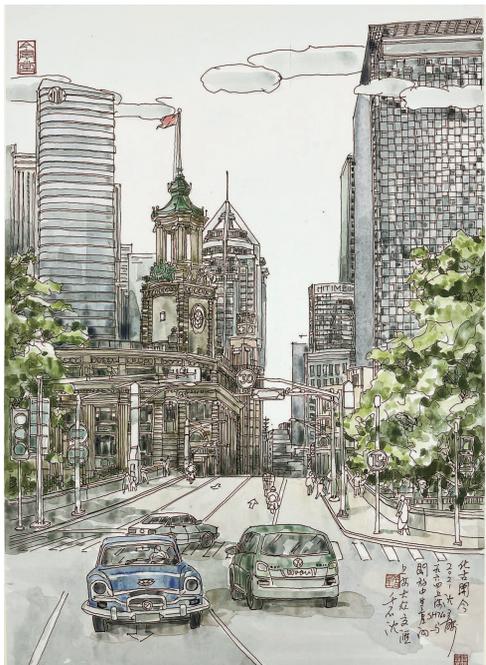
《风雷顶》是一本具有家族史和风俗史意义的书。不但因为作品的语言与风格极具胶东地区农村语言特有的朴实、幽默，还因为书中大量当地生活细节与故事传说的加入，比如书中的编裆裤、“看瓜”、“老鼠偷油”的故事等。书中还有当地山野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昆虫、植物，它们靠着作者父亲超强的记忆力，靠着作者认真、仔细、缜密的细节描摹，让这本书有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毛茸茸的质感”。

《风雷顶》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文学是整个社会的所有物，因为社会本身就采取了意识和简练的形式被反映在文学里面。有时，会直接产生出来的一切事物，就是文学的材料。社会能在文学里面，发现它真正的生命。被提高到理想和意识的境界。所以在被公认为具有文学的那些时代和时期之中，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能够在它的文学中反映出来。并且，如果文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政治历史，历史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文学。”

《风雷顶》是一部中国式童年历史性书写的书。历史性三个字，在这本书中体现得至关重要。

《风雷顶》还是一本纪实色彩很浓的书。读这本书，让人一下回到胶东地区的烽火岁月，回到父辈们所经历的难忘的童年，也同时更让我们珍惜当前的和平幸福的生活。从这部作品的开篇到结束，写的一直是历史，但立足一直在现实。他在历史和现实间无缝穿越的时候，匠心独运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处理历史性题材的卓越的技巧。

祝贺我的老朋友海栖在祝福中间，用中国作家中国式童年另类书写的方式，抗争疫情，展示童心。



化古开今 (设色纸本) 沈舜安

7月19日，在结束了半个多月的暑期课程之后，我带着儿子左左回山里的老家小住一周。起先，他还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常绿古镇。当我对他说，我们把去年从网上买来的充气泳池拿出来，每天下午可以在泳池里泡一泡时，他欣然接受。

一回回家，他就吵着让我去拿出泳池来。我们从三楼的一个纸箱子里翻出了它。它被折得很整齐。除了泳池，还有一只充气的大黄鸭、一只充气的皮球、两只套在手臂上的充气老虎、三只放在水里的玩具小黄鸭等。我们迫不及待将这些统统拿到楼下。

当我把泳池和大黄鸭等全部充气完毕后，我看到左左的脸上充满着喜悦，似有圣洁光芒的烛照。他跑过来，指着泳池上的图案说，爸爸，这个是章鱼，这个是螃蟹，这个是鲨鱼，这个是乌龟……他如数家珍一般，在说的同时似乎需要我一个眼神的确认。我很奇怪他对这些事物的认知，他才四周岁不到，如何已经知道这许多的事物。有一些，我似乎都不曾跟他说起过。想来现在的孩子，接受信息的渠道特别多，所以才会显得更加早慧。

下午，我们在泳池内灌满了水。经过太阳光照射后的水，水温正好合适。下午三点多，我给他穿上游泳衣，戴上游泳帽，让他下水戏水。小家伙显得有

山里的充气泳池

赵玉龙

些胆怯，不敢下水。于是我也穿上游泳裤，和他一起跨进水中。一开始不肯进去，结果在水中玩得很开心，又迟迟不肯出来。

我们在水中玩得很尽兴。他骑着大黄鸭，突然唱起歌来：“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他跟我说，爸爸，我现在是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要出去找东西吃了。小孩子可以有很好的角色代入，让自己在不同的故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样的游戏中，逐渐就培养了我们的想象力。我很愿意配合他的故事中的角色，和他互动起来。

在水中玩的时间一长，左左的手掌和脚掌上，皮肤都发白并且皱缩起来。我赶紧说，我们玩得时间太长了，走，我们换衣服去。他却依然不舍得离开泳池，一次又一次跟我说，再多玩五分钟。没有办法，直到我们又在水里多待了一会儿，我的脸上出现愠色时，他才识趣地听从我的安排，去换衣服。

第二天，我姐姐的小女儿点点，还有我表弟的女儿小小，她们一个比左左大一岁，一个大半岁，也一起加入到了这泳池中来。有了小伙伴们的陪伴，这泳池中的消夏，就显得更有趣味了。几个孩子一起玩，又是玩到手脚皮发白起皱为止，直到我催促好几遍为止，才肯罢

休。

傍晚，我和左左常常会在乡村道路上散一会步。我会牵着他的小手，跟他一边聊天一边走路。路边有一片狗尾巴草的地方，我停了下来，随手给他摘了几枝。他挑了最大的两枝，分别握在两只手中。我问他这几天住在山里觉得开不开心？他说，他喜欢这个泳池。他还问我，这个泳池可不可以搬到城里呢？这样，他就可以天天在泳池中玩耍了。

沈智勇出生在安徽芜湖，他的家乡有山，有湖，有河流，没有海，小时候，大海的模样只在书本里，在电视里，在想象里。

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在美国的曼哈顿。幼时读书，他没预先设想将来要读到多高的学历，但求学之路一路坦荡，先是考取了安徽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生物物理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又远涉重洋，来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化学生物学博士。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离大海不远。他第一次来到纽约湾海边时，那一大片蓝色猝不及防地涌入他眼帘，那是怎样辽阔和深邃的蓝色啊，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生机和希望。一瞬间，他感觉到他的心在急促地扩张，变得像海一样辽阔。

他先在美国的几家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工作。二十多个春秋倏然而逝，他的事业干得风生水起，成了最前沿的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知名科学家和技术管理负责人。

远隔重洋，家中的父母是他永远的牵挂。乡音跨越万里，给他带来心灵的慰藉，也给他带来乡邻们好好坏坏的消息。每当他听到某位亲戚、乡邻患了癌症，吃不起药，或者勉强吃着昂贵的药，最终人财两空的消息时，他的心就会无比沉重。他从事生物医药行业，思考的始终是如何研发出更好的药，治愈更多的人。现在，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让患病的人吃得起药。生物医药行业本身就

曾经落到蜻蜓的尖尖小荷不见了。荷叶之上，一尺多高的地方，开着一朵花儿。那是它吗？感觉不大像。但确实是它。

很大一团花。花瓣张得很开。金色花粉落下来，将下风的花瓣染黄了。花蕊中托着的小莲蓬呈荧光绿，蒙着轻纱。花也不见了。荷叶上堆着红花瓣。莲蓬的嫩绿退去荧光，渐渐变成一种老青，朴素深沉。

日子就是这样悄悄流逝的。经过的风景每天都在改变，不细究便不觉得。多半是被忽然的变化惊醒：一池残荷，原来已是花开花谢又一年。

很少有人怀着一颗敏感的心去细究时光了。时光是一幅缓缓流淌的画

忘暑

吕晓滨

翩翩翻落。它很挑剔，只落新花。先前落过的花儿重复落上去很快便飞起来，曾经吸过花蜜，留下了记忆。那么一大片紫色，够它落的。

又想起香妃家的那段铭文：浩浩怨，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原碑文的一缕烟痕，金庸改作一缕香魂。也对。香魂化蝶，从古飞到今。

儿。不是电影，没有那么多推拉摇移，化出化入。

铅灰的空中掠过一对雁儿。三五只燕子贴水而飞。黄蝶儿在紫花穗上翩翩翻落。它很挑剔，只落新花。先前落过的花儿重复落上去很快便飞起来，曾经吸过花蜜，留下了记忆。那么一大片紫色，够它落的。

又想起香妃家的那段铭文：浩浩怨，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是拯救生命造福人类的行业，怎么可以让患病的家庭陷入人财两空的困境？

日益强盛的祖国召唤着海外游子，沈智勇相信中国老百姓需要先进的生物医药，一流的生物医药必然会极大地造福中国老百姓，他便舍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创业。

吸引沈智勇回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同学的鼓动。在中科院读研时，他结

他见到了那片海

陈晨

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其中有极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陈建新。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了生物医药行业顶尖的科学家，但年少时结下的友谊，至今温暖着他。2017年，陈建新在张江创立了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邀请沈智勇担任联合创始人和高级副总裁。沈智勇欣然应允。

2018年，沈智勇跟随陈建新一起来到上海临港。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奉贤的这片海。陈建新说：“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像是在波士顿的海边。”沈智勇也有跟陈建新相似的感受，他觉得这里很像曼哈顿，临江、临海、临港，背靠大上海，引领长三角的自然条件，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好地方。这片海，与波士顿、曼哈顿的海截然不同，却又极其相似，那波

涛里蕴藏着无限的希望和活力，生生不息。他们当即决定签订协议，成了落户临港生命蓝湾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的第一批企业。与此同时，君实医药等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也相继继续在生命蓝湾落户，生命蓝湾渐渐成了对标全球的药谷。

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CDMO（指医药领域定制研发生产，是一种新型研发生产外包模式），臻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开发了许多新药，赋予几十家企业100多个生物大分子项目国际一流的工艺技术，大大加速了生物医药项目产业化的速度，创造了生物医药领域多个第一，包括最快进入临床，最快进入市场，最快的中美双报，还有业内最高的单升产量。其中有一款治疗肺癌的药，疗效优异，单升产量是国内业界的三倍以上，也是美国同一个药的两倍多，由于成本低售价低，使该药在国内的价格大大降低，实实在在造福了国内的老百姓。“做人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好药”，这是他们不变的初心。

他们看见了这片海，他们停泊在了蓝色的海湾里。他们也让自己成为海湾，护卫生命，让生命躲避风浪的侵袭。

十日谈

奋 斗 在 滴 水 湖 畔

明起刊登一组
《宛在水中央》，责编：杨晓晖。

责编：吴南瑶